



戴耀廷：信仰·民主·夢

(頁4-5)

時代跨頁

扶貧，由了解開始

本地青少年貧窮實況

特區政府上月公佈，本港貧窮人口達一百三十八萬，創九年新高。其後問責官員高調解說「貧窮線」與「扶貧線」的分別；然而貧窮人有血有肉的遭遇，特別是他們打破跨代貧窮的脫貧盼望，又是否得到足夠關心？

photo: bady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約壹三17）

當貧窮已在下一代蔓延

居住在北區的黃先生，一家三口生活在一百多呎的公屋中，家裡只有他一人工作。他在一間政府外判的公司從事清潔工作，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每月賺取九千元收入。兒子今年中學畢業後，不能升讀大學，也找不到工作，終日在家無所事事。

貧窮的問題深入香港每一處，以上個案已不是罕見例子。從政府剛發佈的一七年香港貧窮報告來看，整體情況看似有所改善，惟獨兒童貧窮情況輕微上升。早前教會關懷貧窮網絡一個研討會上，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葉兆輝就青少年貧窮情況作出分析。他談及兒童貧窮主要有四個來源：一、單親家庭：父母離異，十年來離婚人數不斷增加，過程對兒童帶來傷害；二、新移民：香港每日有一百五十個新移民來港，其中有六成是青少年，他們缺少資助及支援；三、少數族裔人士：家庭人數多，媽媽通常不外出工作，而爸爸並非任職高技術工作，更會遭受社會歧視；四、結構性問題：低收入家庭兒童資源少，支援不足。

葉兆輝表示，貧窮的孩子容易產生無望感（hopelessness），而家庭是決定性因素。很多孩子也許一味追求學業，卻失卻對心靈的追求，他們社會資源少、缺乏社會關心，同時亦須面對學業壓力、家庭關係差、自我期望高，自尊感低。他強調，最重要的是給予活在貧窮的青少年希望。

座談會上，葉兆輝指出，貧窮人口有138萬，即5人便有1人屬貧窮，我們須看見貧窮人口已在我們社群中間，解決貧窮問題需要社會整體去做，共同討論在大環境下怎樣幫助青少年。「當薪金上漲比不上經濟發展和通漲比率，可以明白市民和年輕人為何不滿。」他引用數據指出，香港過去十年畢業生薪金沒有上調，反倒下調。他認識一位在英國名校讀碩士課程的畢業生，回港工作原本要求一萬八千元的待遇，還被老闆壓價下調至一萬六千元。他呼籲作為老闆的弟兄姊妹，更要慷慨地給予年輕人更多薪金。



青少年貧窮，是本地貧窮問題的縮影。在近期關心扶貧的教內聚會，多位講員均指出，縱然導致跨代貧窮的社會結構並非一時三刻能得以扭轉，但在每一個獨特的困境裡，要助人踏出一小步，改變彼此的心態，並非無可作為。今期讓我們由此出發，認清實況，尋找代禱和委身的空間。

採訪：麥嘉殷、陳盈恩

#如何處理教會或機構內部爭議

許志超：向當事人和路人甲進言

梁國全：面對紛爭與調解

黃順成：作為一神學事件

(頁9)

觀點

歐偉民：為活在被貧窮的一群伸冤

黃寶卿：草根孩子的挑戰

藍志揚：「任何人」的聖經教導

李富成：從專業成長談牧者講道

邢福增：作基督徒的意義：讀陳健民《我的四年》

(頁10, 11)

眾議園

鄭政恒：《江湖兒女》：有多少愛可以重來（頁7）

嚴鳳山：這個君王不離地（頁8）

胡清心：中國式醜聞（頁13）

陳韋安：死亡是生命的弟兄（頁14）

謝建邦：為沉默大多數舉哀（頁14）

專欄

貧窮地區現青年自殺危機

葉兆輝特別指出，現今的經濟成本高，年輕人的居住地點與工作地方相距較遠，例如很多人在油尖旺區工作，卻不是住在該區，反而住在北區這些較遠的地方，他們所需的交通費自然會增多。

身為防止自殺中心總監的葉兆輝又指出，一些貧窮地區與自殺問題有關連。較貧窮的地區通常都是自殺高危的地方，而這在10至44歲人士中更為明顯。他曾研究六位北區青年在四個月內自殺的事件，指出他們的共通點包括：沒有工作、中學畢業、缺乏家庭支持。研究也收集他們的遺書，發現內裡大多包括「對不起」、「再見」的字眼，反映這群年輕人其實都不捨得離開世界。

葉兆輝說，基督徒更要多關心貧窮人。「如果教會能針對青少年的需要，給他們工作、關心、希望，希望這能有改變……要成為年輕人的鄰舍（neighbourhood），好像一個洋蔥保護他們，為他們遮風擋雨。」他建議教會設立堂點時，可參考他們研究中的貧窮地區數據，針對性地建立堂會。

看到葉兆輝展示的數據，另一講員、EQ研究訓練顧問余德淳表示感慨，一九九六年他聘請剛在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畢業的學生時，月薪為市價的25,000元；可是多年後的今天，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薪金為16,000元，他認為反映問題嚴重。

他將貧窮問題分為三點：社會價值貧窮、親情的貧窮及個人的貧窮。其中，個人的貧窮是指沒有志氣。他表示，正當我們對下一代抱有期望，希望走我們設計好的路時，其實他們並非給我們複製的。青年人是要讓他們有發揮的空間。若有了志氣，他們便會做得很好、找到動力和方向。

(下頁續)

「隱晦DQ」是怎樣的法治？

特區政府的選舉主任袁嘉諾在《基本法》條文未有涵蓋的情況下，認為立法會議員朱凱廸「隱晦地確認」支持港獨作為選項，從而撤銷其參與村代表選舉的提名。事件引起輿論強烈反響，立法會民主黨派亦聯合作出最強烈的譴責。對於特區政府再次「紅線」亂搬更於法無據，我們表達深切的憤慨和譴責。

前年香港法院審理立法會宣誓風波案件之際，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就關乎宣誓效忠的《基本法》第一〇四條作鉅細無遺的解釋，表明針對港獨，左右審訊結果之餘，其用詞遣字亦波及多位本土派以外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任免。兩年後的今天，連一〇四條未有提及的鄉郊選舉，也被行政機關的中層公務員DO了事，政府高層表示「尊重」；明年的區議會選舉，即使同樣沒有在一〇四條提及，是否也會陷入相同境地？這種紅線任劃、於法無據、違背香港法治傳統的人治作風，對特區的人權自由還會帶來多大的侵蝕？當連尊重他人言論自由也被視作不真誠擁護《基本法》的理據，要被褫奪參選的基本政治權利，而「擁護《基本法》」的定義又如斯飄忽而不清晰，日後還有甚麼基本權利，不會因為支持異己的自由得保而遭殃？當香港社會陷入如此一言堂思維，人要自我表態甚至互相檢舉，基本權利才能得保，這個社會距離極權國度，還有多少遠？

的意志票和而機場改劃、抗闖立法會、香港社會所尊重的核心價值要得到守護，民間社會對當權者的警醒關注和發聲行動就只會更形重要。始終，這是我們的生活，這是我們的城市。

(續) 紿子女多一個選擇

談及怎樣在扶貧上出一分力時，葉兆輝表示，關懷貧窮是能否擁有（ownership）的問題，當覺得議題與自己相關，我們才會投身其中，帶領解決問題。有基督徒或會掙扎於應該傳福音還是做扶貧工作，於葉兆輝而言，他認為基督徒是更需要關心貧窮人。每個人都應該在上帝給予的位份上做好，他表示，很多青少年的問題是來自家庭、父母的價值觀，而父母其實能給予子女多一個選擇和機會。

余德淳表示，青年人賺錢能力與別人的信任相關，多人信任便會賺得他的市場。要影響青年人，先要培養他們對人的態度，其次是訓練他們懂得與人分工合作。如此，他們才會更易被人信任。

會上，一位當了十幾年青年人友師（mentor）的與會者認同年輕人態度非常重要，問及如何能培養青年人的良好態度、如何教導他們看待自己被認為是卑微的工作時，余德淳表示，要讓年輕人多留意別人的反應和感受。雖然可能批評多於讚賞，但他們會慢慢看見自己的改變。他指現在年輕人的挑戰是少了不同人回應自己的角度和聲音，現實的挫折快和多，要慢慢在過程中伴隨他成長。

為青年多走一里路創機會

家長對一些行業的成見，亦會減少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有餐飲業福音事工的與會者表示，餐飲業少人入行，行家到七十多歲還要工作。他認為香港政府可作更多。他以台灣為例，大學有餐飲業選修，且打造其健康形象，相反香港只著重經濟行業，要打造經濟中心。他建議多塑造餐飲業專業資格和形象。葉兆輝指這不但是政府需處理的工作；社會氛圍、家庭因素也有影響。同學選科時，大多都是由父母選擇，父母寧願他們讀副學士，也不願他們加入餐飲行業，因此家長需要改變思維，雖然社會氛圍總覺得入大學才是好。他認同政府需要做得更多，而餐飲業也需要給予年輕人上流空間。

從分配公義看貧窮

有機構早前舉辦有關貧窮的公共對談，以「分配公義與貧窮」為題，邀請前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高級講師莫慶聯及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陳滿鴻神父分享。

莫慶聯表示，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分配公義所考慮的是在分配結果上，哪方獲得最大得益，哪方是最小得益者。當中的得益者，亦牽涉採取甚麼權力制度、權力關係，而導致分配結果。他引用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院研究教授趙維生的觀點，指現政府施政缺乏三個「度」：

一、角度：政府指貧窮是因個人問題，但社會仍存在結構性不公平的問題。如當中的官商勾結、以行政主導、未能實施真普選、立法會分組點票機制等，這些施政措施、權力結構決定分配資源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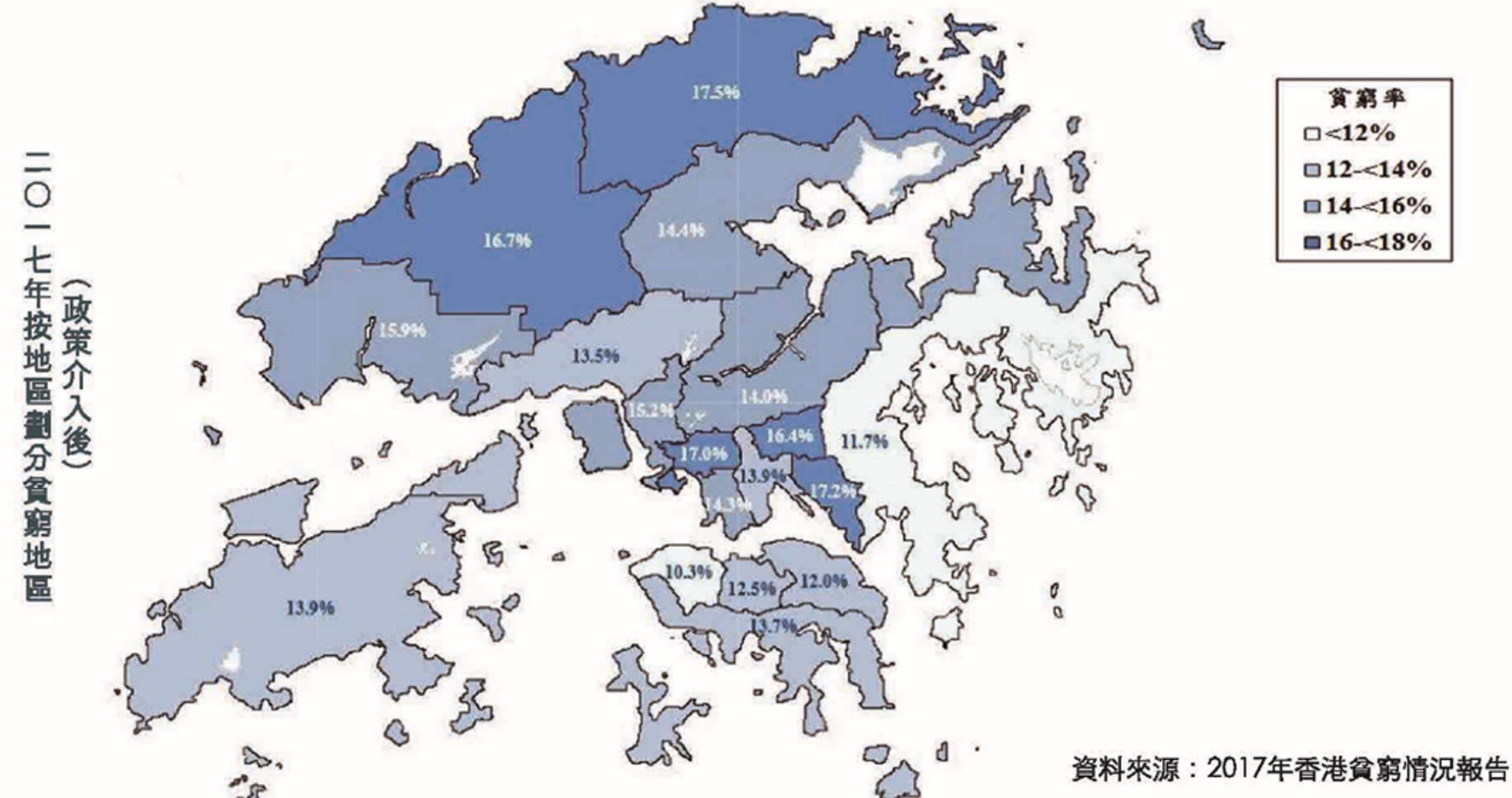
二、態度：政府態度不積極，缺乏減貧目標

三、力度：政府施政的力度不足。
莫慶聯指出，一般人理解社會公義，其實是指擁

葉兆輝又分享兩年前協助北區青年就業的經驗，當時不同行業的機構願意給機會予基層的年輕人，給予空間學習，讓他們慢慢感受工作本身的意義。「當你給予他們機會，他們就能給你驚喜。」

余德淳表示，現在的公司多數以短期合約制度聘請員工，也不投資在年輕人身上。年輕人要有賺錢能力，需要表達能力和領導的信心，否則難以升職。他分享，曾認識一位內向的年輕人，十年來不曾外出，其後發現他較細心，看事情較透澈，便找他試做校對工作、找錯別字；發現他擅長理解文章的上文下理，可以協助編寫試題、創作。他強調要讓年輕人嘗試各樣工作，也需要更多人幫忙找出其擅長之處。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十一月廿二日早上在聖安德烈堂生命中心大禮堂舉辦扶貧研討會，主題為「希望在今Teen」，聚會約三百人參與。



就是平等結果論——讓有能力承擔的人承擔更多，但卻引伸「平等起跑線」的問題。所謂的分配公義，應是讓廣大的市民得到最多的益處，當中的方向是拉近貧富距離，富有的人給予缺乏的人更多；在同一天空下不應有太大差距，而相對貧窮也有類似概念。

陳滿鴻則引用天主教的社會訓導，指出天主教的兩種正義：交換正義（commutative justice）是所有正義的最根本，談及人類生活不可能只靠自給自足，須與周遭的人透過「交換」來生活，如雇主與雇員、借與還之間的關係、物品上的交換等；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是按有需要而作分配，不一定按貢獻。

莫慶聯表示，在職低收入家庭津貼中也有兒童津貼，但金額不太高，同時也有很多申請上的關卡。一般扶貧的措施雖然有其作用，但力度仍然不足，津貼無法抵銷他們生活開支的壓力。「為甚麼政府愈扶愈貧？政府雖然有投放資源（猶如投放在大海中），但這些政策仍無法發揮推動的作用；海太大，問題太深。」他談及，政府雖把跨代貧窮視為優先處理問題，扶貧措施成效卻很一般。

社會流動可令貧窮的人有出頭，但莫慶聯表示，實際上，現在有很多直資學校、私校的出現，如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課程反而加深高社經地位與低社經地位家庭兒童間的差距。他認為應改善基層教育，建議政府投放更多資源在津貼學校，使資助、津貼學校有著平等的資源教導學生。

莫慶聯認為，現今政府只著重做好基本，若經濟上「負錢」，就叫人多賺錢，只會使現今的人跟著制度走。「資本主義不一定是萬惡之源，不同的資本主義也可能有其影響。資本主義可否引入更多互助、互愛、關懷，（使社會）不一定（強調）競爭性，（要求）考第一？考第一的代價可能是（患上）精神病、抑鬱。怎樣的生活質素也值得我們思考。」

主持鄧永謙則提醒，教會或許舉辦很多「愛鄰舍」的活動，但沒有持久服侍，缺乏持續愛鄰舍的精神。「愛鄰舍的精神不只是做慈惠服務、關心他人、做探訪，應是藉著服侍，思考我們的社會如何愛鄰舍。愛鄰舍應是福音的一部份，我們應將這份福音分享給他們，有需要的地方我們要去幫補，有社會問題應去關注……」

對談由新福事工協會關懷貧窮學校及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於十一月廿九日晚上在新福會址合辦，約三十人參與。